

历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

京华出版社

刘醒龙 李国文 刘恒 阎连科
徐小斌 毕飞宇 迟子建
◎ 著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涅槃 (李国文)

天知地知 (刘恒)

黄金洞 (阎连科)

双鱼星座 (徐小斌)

年月日 (阎连科)

玉米 (毕飞宇)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历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

京华出版社

刘醒龙 李国文 刘恒 阎连科
徐小斌 毕飞宇 迟子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李国文, 毕飞宇, 阎连科等著.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724-613-8

I. 历… II. ①李…②毕…③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5713 号

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

-
- 著 者** 李国文 毕飞宇 阎连科 等著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 64243832 84241642 (发行部) 61258473 (传真)
(010) 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10mm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0.5 印张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613-8
定 价 36.00 元
-

京华版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1)
涅槃	李国文(35)
天知地知	刘 恒(50)
黄金洞	阎连科(92)
双鱼星座	徐小斌(155)
年月日	阎连科(197)
玉米	毕飞宇(239)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284)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今年的第一场北风从昨天天黑之后开始刮了整整一个晚上，早上起来时满地一派萧条肃瑟。门洞和台阶上，枯叶与杂草铺了厚厚一层，一些勺子似的枯叶里盛着浅浅的尘土沙粒。稻场上干净得如同女人那搽过雪花膏的脸，黄褐色的地皮泛着油光和油光中厚薄不匀的粉白。田野上滚动着带着牙齿的干燥气旋。往日绿色的风韵犹如半老徐娘，眼见着抗不住那几片飘飞的枯叶的诱惑。飘飞的枯叶是只鬼魂，一会儿上下跳跃，一会儿左右回旋，它呜呜一叫衰败的消息就响彻了。

石得宝嘴里叼着牙刷往门口走，他看见石望山扶着一把竹枝扫帚站在稻场中间。石望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家门前的这块稻场。通常被夜幕蒙盖了一回，日出后，稻场上总会堆有十几堆冒着热气的猪粪狗屎。鸡公鸡婆除了也做回小巧玲珑的龌龊之事外，一早起来总在这空荡之处使劲地筛着痒，抖落笼中憋坏了的羽毛，把地上弄成茸茸的一片。还有禾草枝叶，这些无翅无脚的东西，永远都会在黑暗中不声不响地来到稻场上。垅里能看见石望山扫地的人不是很多，他们通常只是看着被石望山扫得干干净净的稻场，然后提着裤子钻进稻场边各家的厕所。父亲在风中伫立，北风用头和尾戏着他的衣襟。石得宝刷完牙，一仰脖子咕咚啜漱了一阵，他猛一吹，一口水喷出很远。

“这地不用扫了！”他说。

“天变冷了，早上别让风吹着，回屋吧！”他又说。

石得宝说了两句，石望山没有理他。地上有两行蹄印，一行是牛走过的，一行是猪走过的。石得宝感觉父亲也发现蹄印了。他望着父亲放下扫帚去到屋檐上取了一把锄头，然后一个个蹄印地修理那些小坑小洼。石得宝转身进屋，但那大的蹄印像是踩在眼里，小的蹄印则是踩在心里。他有点叹息父亲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妻子在房里唤了一声，石得宝连忙过去，见她是要解手，就扶着她下了床，走到马桶边坐下。屋子里水响一阵，他又过去扶着妻子回到床边。妻

子往床沿一趴,要他拿条热毛巾帮忙揩揩下身,说是被马桶里溅起来的水弄脏了。石得宝拿来毛巾替她揩干净时,她嘴里不停地埋怨丈夫不该又起晚了,又倒不成马桶。

妻子从前四天开始就在发烧,而且不想吃任何东西,医生来看过两次总说是小毛病不要紧,但发烧总不见退。人虚得骨头像棉花做的,连马桶也无力端出去倒。

石望山自己这一生没有给女人倒过马桶,他也不允许石得宝做这伤男人阳气的下贱之事。石得宝在妻子病倒之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父亲的监督之下,父亲怕他夜里偷偷给妻子倒马桶,将前门后门都上了锁,不给他以任何机会。石得宝没敢将这一点告诉妻子,只说自己趁早上父亲还没起床时去倒马桶。但是父亲每次都比他起得早。

妻子在床上躺好后,石得宝用手摸了摸她的脸。妻子将他的手从脸上取下来搁到自己胸脯上,要他捏一捏。石得宝捏了两下,不忍心再捏,虽然心里有些挂惦,他还是能克制住。妻子说对不起他,让他天天受累,自己又没办法慰劳他。他正想说老夫老妻的怎么还说这种话,石望山在外面叫起来。

父亲指着光秃秃光溜溜的小路远端。

“那是不是会计金玲?”父亲说。

“好像是她。”他回答说。

“我看就是她,你瞧那一双手摆得像电视里的人。”父亲言语中有些不欣赏的意思。

“这一大早,她跑来干什么!”石得宝问自己。

花花绿绿的小点点,从树梢慢慢滑到树根。山坡上的小路是挂在稻场边那棵树叶几乎掉尽的老木梓树上。老木梓树下落叶铺成一片金黄,树上雪白的木梓树籽衬映着粗黑的树干。金玲从这样的背景里出现,让石得宝多多少少吃了一惊。

“这么大的坑子,怎么就你家的两个人起来了?”金玲脆脆地说。

“难怪大家都要选你当村长,几代人都这么勤快。”金玲又说。

“还不如你哩,你一大早就赶了这么远的路。”石得宝说。

“哪里,我昨晚在得天副村长家里打了一通宵麻将,我赢了他们,不好意思提出散场,只好奉陪到底。”金玲说。

石得宝本来要提醒她,女人打麻将不能太熬夜了,一想起妻子正躺在床上养病,就没将这话说出口。他只问了问都是哪四个人,听说除了她同副村长石得天,另两个人也都是村干部,他心里就不高兴起来,忍了几下没忍住,就责怪他们不应该老是几个村干部在一起搓,最少也应该叫上一两个普通群众,免得

大家说村干部腐败。金玲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如果同群众一起搓,群众赢了当然无话可说,若输了说不定会背上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罪名。金玲的话让石得宝笑起来。他将金玲让进屋。金玲没说正经事,却先进房看望石得宝的妻子。两个女人拉着手说话,石得宝站在一旁,心里在不停地盘算可不可以叫金玲帮忙将马桶倒了。他正在琢磨,妻子自己先开口了。

“病了几天,马桶也没人倒。”妻子望着金玲。

“男人都是这样,别作他们的指望。”金玲说。

“想叫人帮个忙又没气力喊。”妻子还在这上面绕。

金玲却岔开话题,劝她还是早点到镇上去找医生会诊一下。石得宝忽然生起气来,他冷冷地告诉金玲,这事不用她操心,他已经准备好,早饭后就送妻子上镇医院去。金玲不在意地说他们本该早点去,时间拖长了病人吃亏。金玲接着告诉她,镇里通知他今天上午去开会,任何理由都不许请假,不许找人代理。镇上的会多,领导们总在布置任务。因为镇里住着地委的奔小康工作队,石得宝以为又是讨论落实检查总结前一段奔小康活动的情况,就叫金玲统计几个数字,好在会上汇报。石得宝要金玲赶快回去,将那些数据准备好,早饭后在公路边等他。金玲却当即将一组数字报给了他:村办企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一,人平均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等等。看着金玲那口报鲤鱼十八斤的模样,石得宝在屋里找开了笔记本。找了一阵总算找着,他拿着笔记本一对照,立即指出金玲的数字不对,特别是村办企业,明明白白地只增长了百分之六。金玲告诉他,昨天镇里派人下来要数字,说是要,其实是摊派,全镇要求的增长数字是百分之三十。石家大垸村一向是拖后腿靠别人来填空洞,所以镇里只给他们前面的那些数字。石得宝想了想,让金玲将她上报的那些数字都写在他的笔记本上。金玲一边记一边告诉他,镇里的数字也是县里压下来的,而地区在压县里,省里在压地区。中央压没压省里,他们都不晓得。

“中央不会搞假的!”石望山在一旁突然说。

“那是那是。”石得宝边说边朝金玲眨眼。

金玲没有接话,她又提醒一次石得宝,别忘了去开会,也别迟到。石得宝晓得镇里召开村长会议,谁迟到就要罚谁。金玲走后,他就忙开了,一会儿做饭,一会儿又去招呼妻子洗脸换衣服,同时又吩咐父亲到门外去张望,托人捎个信。叫昨天约好的拖拉机提前点来。

拖拉机来时,已快八点钟了。镇上的会总是九点钟开始。石得宝拿了一只躺椅搁在拖拉机上,又将棉絮抱了一床垫上,这才扶着妻子上去坐好。一路上妻子直想吐,拖拉机停了几次,每次她虽然呕得比拖拉机的声音还响,但什么也没吐出来。

“我这呕吐怎么也会来假的哩!”妻子不好意思地小声嘟哝,石得宝这才晓得她一直在听着他们的一切谈话。

到了东河镇医院,免不了一番忙碌,挂号,就诊,石得宝都是来回跑着步,后来医生开了一张条子,要石得宝领上妻子去抽血化验。他一打听,光这一项就得花一个多小时,心里就有些急。他同妻子商量几句后,就叫开拖拉机的小严帮忙照看一下,他到会场上转一转就溜出来。

他在镇委会院门口迎头碰上了丁镇长。丁镇长见了他很不高兴,说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丁镇长用手指磕得手表梆梆响。石得宝到会议室一看,全镇十五个村的村长已到了整整十位。大家都是熟识的,一见石得宝进屋,就有人同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同村里的女会计一起到镇上逛街了。有人装作不明白,故意问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有人将石得宝前两年为了物色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会计,特地在全村搞了一次石家大垸小姐评选活动,历时半年,还聘请了几位城里的评委,但评委主任是他老婆,最后终于选出一位让他老婆十分满意的女会计来。最后一句话让大家哄堂大笑起来。那人在笑中补充一句,说石得宝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他自己的意思本来准备叫是得抱,老婆非让他叫石得宝。石得宝慢吞吞地反驳着,说那些人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懂得利用人力资源,女人丑不怕就怕不会利用。他用手指着笑得最响的那些人,说自己如果将来有事找他们办时,就派一个丑女人去,一天到晚跟在身前后,让他们恶心得吃不下饭,最后绝对只有乖乖地将事情办了。石得宝这一说,大家突然都有了发现,纷纷说这一招用在讨债上肯定灵,让一个满头癞痢、不说话嘴里也流涎三尺的女人,往那些平日美女如云的老板办公室一坐,不出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将现金支票送过来。说着话,大家还要拿石得宝取笑,说这是不是他老婆用来对付他的高招。石得宝要大家别说他老婆,他说她现在躺在医院里还不知祸根在哪儿,别让她在那边打喷嚏,加重了病情。

正在这时,丁镇长走进会议室,问大家为什么笑。大家都不说话,石得宝主动说他们笑他找了一个丑女人当村里的会计,是成心想减少来村里去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食欲。丁镇长板着脸叫他们别这么损,他说自己若真的想在哪个村吃饭,就是满头癞痢的女人坐在对面,他也照吃不误。他这一说,一屋的人再次哄笑起来。丁镇长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所致,他马上发现情形并非如此,便半是恼怒地说他今天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这群地头蛇。大家以为接下来会宣布开会,哪知丁镇长又出去了,他说哪怕缺半边人也不开这个会。

丁镇长说得出做得出,有一个村来的是副村长,他当即将其撵回去,非要村长自己来不可。石得宝坐在会议室里,心却飞到医院了。熬到十点半钟,丁镇长才宣布开会。他第一件事就是收会议迟到的罚款,钱不多,每个迟到的村长

只需掏五角钱,但必须由迟到者亲自送到主席台上交给他。石得宝掏出钱往前走时,脸都红破了。第二件事是由他自己宣布自己在镇党委书记老段到地委党校学习期间全面主持镇里的日常工作,他说完主旨后顿了顿,石得宝以为他是在要掌声,就带头鼓掌。四周有响应,但不热烈。丁镇长在主席台上说着那些可说可不说的话,石得宝在台下想起别的。现在冬播已结束,按季节是上水利建设项目的时候了。但段书记走前布置工作时已明确说了今年镇里不搞大型项目,由各村自己安排,项目宜小不宜大,让老百姓有个修养生息的空隙。另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因为就要到年终了,多数在年前年后结婚的青年,差不多都在这时候生孩子,许多生二胎三胎的往往也夹在其中,趁浑水摸鱼,所以一到年底总免不了要大抓一阵计划生育工作。

石得宝没想到丁镇长布置的具体任务只是每个村向镇里交二到三斤茶叶,按村大村小来分,石家大垸村是全镇最小的村,自然是最少的二斤。石得宝正在奇怪丁镇长怎么杀鸡用牛刀,为几斤茶叶的事还这么正儿八经地开大会,并且一斤一两地分得清清楚楚,丁镇长就开始细说具体要求了。

大家一听说这些茶叶必须是冬天落雪时现采的,不能有半点含糊时,顿时一个个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当场问起来,说是茶叶从来都是春天和夏天采摘,冬天采摘这不是违反自然规律吗?丁镇长解释说这是县里布置下来的,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完成,他还告诫大家,这事不要向外张扬,避免产生不利影响。将来哪个村里出了娄子,就找哪个村里的干部追究责任。丁镇长要各位村长回去先做好准备,哪天落雪哪天就及时动手,到时候他会派人到现场去督察的。丁镇长也不等大家说话,一只手拿起桌子上放着的那只不锈钢保温茶杯,一边起身一边宣布散会。

出了镇委会大院,几位村长在商量找家餐馆点几个菜聚一聚,问到石得宝时,石得宝没有同意,他要到医院去招呼妻子看病。他匆匆地赶到镇医院,找了一阵没看见妻子的人影,回头再看外面的拖拉机也已开走了。他估计妻子一定是看完了病,先回家去了。如果是这样她的病情一定不算严重,要不然就会留在医院住院。石得宝这么一想,也就放下心来。他扭头走出医院,穿过镇里的主要街道往镇中学方向走。

正在低头走着,街边忽然有人叫他,一看,那几位村长正坐在一家餐馆的门口。石得宝应了一声正想走,其中一个人跑上来扯住他就往餐馆里拖,然后将他按在一张桌子旁,他坐下来一看,开会的村长们几乎都在。石得宝正要开口,有人说除非他老婆要死了,不然就不许他走,因为谁叫他走了又回头哩!另外几个人都说他们正好可以私下开个会,扯一扯这冬天落雪采茶的事。石得宝本来打算到中学去看看读高二的儿女亚秋,眼看着走不脱,他只好安心等酒菜

上来。不一会儿就有人端来一只热腾腾的火锅。火锅有脸盆那么大,下面的炭火还没旺,有一股子猫尿臊,但大家都说好香。石得宝也闻惯了。家里存放的木炭,总是猫最喜欢撒尿的地方。一到冬天,只要一点燃木炭,那股浓酽的味道是垵里家家户户温暖将至的前兆。十几个人围在桌旁,挤得像一群猪娃在槽边抢食的模样。也没什么好菜,三斤肉三斤鱼,外加猪血豆腐和腌辣椒,切好了一齐烩入火锅里,锅里才刚刚冒出几个气泡,就有人将筷子放进去捞了起来。

几杯酒一喝,大家就议论起采冬茶的事。村长们一猜就猜出是上面在想新点子给更上面的人送礼。大家都大为不满,说巴结领导也不应该挖老百姓的祖坟。村长们都是内行,他们非常明白,十冬腊月茶树是动不得的,莫说掐它那命根子芽尖尖,就是那些老叶子也不能随便动。不然的话,霜一打,冰一冻,茶树即便不死也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有人开口骂起来,石得宝马上劝开了,说这事还是不在外边议论为好。他这一说,立即就有人问他有什么好办法。石得宝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茶场都承包到私人,让他们采冬茶等于让他们自己砸自己的饭碗。酒喝到差不多时,有人提出各个村联合起来进行抵制,这话一出,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石得宝见说话的人很尴尬,就劝他放心,在这儿说的话不会有人往外传,谁要是往外传,他就带头将这些都栽赃到谁头上。他这一说,好多人都连声附和,说是这儿说的话就在这儿忘记,不许带到门外去。渐渐地,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大家不再说采冬茶的事。反正离落雪还早,水还没开始结冰,等事到临头再说,能躲就躲,不能躲时总会有个解决办法的。因为这样的任务完不成除了说党性不强以外,总不至于落得什么处分。

散席时,餐馆老板一算账,每人也就十一块五角钱。大家分别拿了自己的那份发票,付了钱,出门后各奔东西。

石得宝依然往中学方向走。出了镇子,过了一道小河便是中学,操场上到处都是蹦蹦跳跳的学生,石得宝一不留神,一只皮球刚好砸在他的身上,学生们有些不好意思,他摸着砸着的部位说没事没事,并一伸腿将皮球踢了回去。操场上没有亚秋的影子,寝室里也没有,虽然还没到时间,他还是找到教室那边,一看亚秋真的正在那里埋头看书。石得宝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递给亚秋,他叮嘱女儿不可太用功,该休息还是要休息。亚秋说期中考试她只得了第二名,期末考试时她一定要将第一名夺回来。见亚秋这副用功的样子,他心里想好的事有点不好开口,犹豫一阵他还是说了出来。他要亚秋今天下午下课后一定回去一趟,看看妈妈,顺便帮妈妈将马桶倒了。亚秋噘着嘴说爸爸和爷爷都是封建脑子,对马桶连碰也不愿碰一下。石得宝还要说什么,上课的铃声响了。

回家时,石得宝拦了一辆回村里去的机动三轮车,大家都管这种车叫三马

儿。石得宝同车上的人一样付了两块钱，开三马儿的人嘴里说着不好收村长的钱，但伸出的手一点也没犹豫。半路上，碰见那辆拖拉机迎面而来。石得宝正要打招呼，拖拉机忽闪一下擦身而过，他看见挂斗上的躺椅和棉被都不见了。

“村长，我怎么听说镇里给每个村都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开三马儿的人突然回头说。

“没有哇，我怎么没听说，你倒先晓得了。”石得宝有些吃惊起来。

“你别瞒我，是任务总要往下布置的，不如先吐露一点风声，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一开会就吵架。”开三马儿的人说。

这话是实话，每次村里开会分配任务时，家家户户总是吵闹个不休不止，哪怕是只多出一块石头也决不让步。他们担心这回多一点下回就要多两点，再下一回就会多三点。石得宝向他们保证也没用，非得当即扯平均不可。

“这话你是从哪儿听说的？”石得宝开始反问。

“是丁镇长到车站送客时，同人聊天时说出来的，他没有明说是什么事。”开三马儿的人说。

石得宝开始不明白丁镇长为什么自己又在往外说，后来，他也觉得这是丁镇长故意放点风出来。石得宝想了想后他也放了点风，说是镇里开会是为了茶叶的事。车上的人一直都在竖着耳朵听，只是没有吭声。听到石得宝一说，他们立即松了一口气，纷纷说自己还以为又有什么摊派任务要下来，如果是茶叶的事，他们就放心了，大不了是为了定明年的特产税，茶叶树就那儿长着，谁都可以去数有多少棵，想多交办不到，想少交也办不到。大家一松气，石得宝心里却紧张起来，他一点也没有办法预料村里人听说要他们采冬茶后是什么样的反应。他担心他们现在越放松，将来反应越强烈。

一到家，石得宝就看见石望山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红薯在大口大口地啃着，红的薯皮和白的薯浆在嘴角上闪着各自的光泽。石得宝走拢去时，石望山出其不意地给了他一个耳光。石得宝被打懵了，捂着脸下意识地叫着父亲，问这是为什么。石望山不说，叫他只问自己的妻子。

果真问过妻子后才晓得，妻子在医院检查后见不是什么大病，就拿了些药自己坐着拖拉机回来了。进屋后她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解过小便，不料起身时人突然昏倒在地上。父亲在堂屋里，干着急不敢进房动手帮儿媳一下，只好跑到隔壁喊别的女人过来。石得宝这才明白为什么一垵的男女见到他时，一个个都在捂着嘴笑个不停，他心里也有几分不好意思起来。石得宝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告诉妻子，女儿亚秋天黑时可能回来。妻子果然笑了一笑。他又将这话告诉石望山，父亲那像麻骨石一样的脸上，也有了些喜色。

石得宝到菜园里弄了一些菜。正在换季，刚被拔掉的辣椒禾上有不少很小

的辣椒。石得宝将这些嫩辣椒摘了一些,又挑了一大把嫩辣椒叶子,其余正在地里生长的白菜和萝卜,也一样摘了一些,够炒一碗的。回屋后,他又捉了一只母鸡杀了。妻子躺在床上叫他杀那只黄公鸡,石得宝没有做声,背地里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妻子病了不能吃公鸡,他不能让她在一旁白看白闻。

天黑之前,亚秋果然回来了,她一进屋就直奔母亲的房里。石得宝在厨房里做饭,耳朵却在听她们母女在说笑什么。这时,石望山在外面叫来客了。石得宝探头一望,是镇里的宣传干事老方。老方一进屋就大声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今天这餐酒他是喝定了。石得宝心里不高兴,却又没有办法,只好装出些笑色来请老方赏光留下来吃顿便饭。老方说他来找石得宝有事要了解,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必须以工作为重。

老方刚坐下,亚秋便端着马桶从屋里出来,一步也不绕地擦着老方的身子走过去。石望山追出门外等着她回来后,小声责骂她不懂事,不应该在客人面前倒马桶。亚秋也不争辩,端着马桶一步不差地从原路返回房里。

隔了一会儿,屋里的鸡肉香味更浓了。亚秋从屋里钻进厨房,一边同石得宝说话,一边悄悄地拿了一只碗,把锅里煮熟的鸡肉盛了大半碗,端进屋里。石得宝开始一直在埋头往灶里添柴,发现情况后叫了几声亚秋。亚秋早将房门一掩不见了。

石得宝正担心老方敏感到了,老方就在堂屋开口叫起石得宝来。他丢下火钳跑出去,老方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搁在桌子上。然后转了身才说他没有带什么东西来,这点钱留给石得宝的妻子买点东西补补身子。石得宝说这不是屁眼屙尿撒反了吗,他追到门口拉了几下怎么也拉不住老方,他就借口说不是还有事情要了解吗。老方说天色不早了,他得早点回去,需要了解的事请石得宝明上午到镇委会去谈。

老方骑上自行车毫不犹豫地走了。

石得宝没有怎么说亚秋。石望山一个人将话都说了。他说亚秋是一碗饭养大的,总以为自己读书多,一点也不懂人情世故,就是要饭的赶上吃饭时主人也得给上一碗,何况老方是镇里的领导。亚秋不示弱,她说爷爷和父亲总是对那些人作忍让,使他们老是占便宜,结果是害人害己。石望山很生气,叫着要石得宝的妻子掌几下女儿的嘴巴。亚秋回到屋里,拍了两下巴掌后,大声说妈妈已打了我,并哭了几声。石得宝怕石望山气出毛病来,就大声喝住了亚秋,不让她再闹下去。

吃饭时,石望山已消气了,他只是遗憾地说了两次没有个客人,好酒好菜都不香。

亚秋一回,石得宝的妻子病情就减轻多了,晚上睡觉时,她主动抚摸了石

得宝几下。石得宝问清她的病是妇科急性炎症,就想起自己每次往妻子身上爬时,妻子总抱怨自己不肯将下身用干净水抹几把。他避开这个话题,将上午镇里开会的内容告诉妻子。

“天啦,这种事亏得他们能想出来!”妻子惊叫道。

“我们也奇怪,他们在上面怎么能够凭空想出这种鬼点子哩!”石得宝颇有些慨叹。

“在这些事情上,有些人的确真有水平。”妻子说。

“他们水平高,也胆大,敢说敢做,可是我怎么开口向村里人说哟!”石得宝说。

“这种事只要你一做,管保下一回村长就选上了别人。”妻子说。

“算了算了,别说这个。”石得宝有些心烦。

这垅和这村虽然叫石家大垅,但石姓人口却是少数,主要是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这垅里狠狠地杀了许多姓石的人,当时垅里的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们才搞清楚石家的一个人在北京做了共产党的大官。石望山叫他十三哥。小时候他们常在一起放牛。十三哥给石望山写过一封信,却从来没有回来过。因为这个缘故,石家的人一直当着这个村的头头。但这几年搞选举,同族的总帮同族的人,石得宝当了三届村长,但得票一年比一年少,最近一次,他只比半数多了十几票。

石得宝一直想到半夜,他听见妻子在梦里还在惊叫着落雪天怎么采茶。他忽然突发奇想,要是今年冬天不落雪那该多么好。

第二天一早,石得宝起来送亚秋上学。屋外北风已不再吹了,稻场上很脏乱。石望山手中的竹枝扫帚在清晨的原野上刷刷地挥响。石得宝经过他身边时,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石望山忽然问石得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难于启齿。石得宝回头张望,见石望山仍是低头扫地的模样。亚秋在一旁撑着木梓树上的一群鸟,石得宝又一次望了望石望山,那边的目光并没递过来。他刚转身,身后又说要他不要太忧虑,会伤身子的。石得宝没有再回头,他叫上亚秋,踩着重重的露水草朝田野中央走。

田野里四望无人,几堆已烧了几天的火粪在互不依靠地各自吐着青烟,有浓有淡,有轻有重,或细或粗地袅袅缠绕着,深秋的凝重中因此透出些轻盈。

“爸爸,你是不是有外遇了?”亚秋突然问。

石得宝吓了一跳。

“你一定是有外遇了,不然不会这么心事重重。”亚秋继续说。

“别瞎说,好像一想心事就是在搞婚外恋,我是在想工作。”石得宝说。

“村里人都在自谋生路,连脑袋都削尖了,你一个破村长有什么工作可

做。”亚秋说。

石得宝摸了一下亚秋的头,他晓得有些话是同孩子说不清的。但他还是告诉女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条根,上面几级布置的任何事,最终都要归结到小小的破村长身上,别看他无职无权,可哪一件事离了他就办不成。他挥手拦住一辆三马儿。看着亚秋远去的背影,他轻叹了一口气。石得宝料理完妻子,自己又来到公路上拦了一辆三马儿,到镇里去见老方。

老方找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是因为要写一篇新闻稿,需要摸一下各村的情况,特别是有关的有趣例子、小故事等。石得宝讲了一阵,老方都不满意,索性就摆手让石得宝走了。石得宝在镇委会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还没见到丁镇长,一上午的时间就完了。他往外走时,正碰上老方拿着碗到食堂里打饭。老方坚持要他在镇里吃了饭再走。石得宝因昨晚的事不好意思,整个吃饭过程他都没有抬头看老方一眼,直到碗里空了,他才对老方说自己吃好了。老方饭后又拉他到房里坐会儿,喝杯茶。老方越是亲切就越让石得宝感到心中有愧。喝茶时,他们很自然地聊到茶叶的问题上,老方已晓得丁镇长要各村落雪天采茶的事,他告诉石得宝,现在党的三大优良传统的提法已变了,叫做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采冬茶的事就是为了密切联系领导。它是镇里段书记发明的,后来又引起县里的重视,成了县里头头们打开省城与京城大门的秘密武器。石得宝很奇怪段书记怎么会想到如此怪招。老方就说一招鲜吃遍天,虽然只是一点茶叶,由于是冬天落雪时采的,别人没有,领导一下子印象就深刻了。别的东西都是大路货,一重复领导就容易搞昏头,况且别的东西送多了还有行贿受贿等腐败之嫌。斤把两斤茶叶算什么呢,不就是见面递根烟的平常礼节吗!老方说得越轻松,石得宝心里越沉重,他怕这件事无法完成。老方不当一回事,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

石得宝告辞出来,正好碰上一上午没碰上的丁镇长。丁镇长迎面就甩来一句,说石家大垵村过去做事总是中游偏下,他希望这回他们能出个风头当个上上游。石得宝正说自己能力有限,丁镇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要他回去早作准备,今年气候有些反常,夏天已是比往年热,据说冬天也将比往年冷,落雪的日子可能提前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丁镇长还提醒他,别让区区两斤茶叶给难倒了。石得宝嘴上说不会,心里却着急起来。

石得宝临走时,问了问今年的民政救济金什么时候能发下来,丁镇长回答说光有了指标,钱款还未到。丁镇长又说将来哪个村没有完成镇里下达的任务,他就扣发哪个村的救济金,让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都到村干部家去过去年。石得宝只把丁镇长这话当做说笑之词,并没有往心上搁。

半路上几个本村的人拦着问他镇上开会是不是为了救济金的事,他们还

等着它买过冬棉衣。石得宝只好说就要下来了。

回到家里,石得宝见妻子下了地,坐在稻场上晒太阳。

一个星期以后,妻子的病完全好了。石得宝好久没同她亲热,几个晚上接连着没有空闲。这天晚上他正在妻子身上忙碌,妻子说外面落雨了。他没心思听屋外的动静,直到忙得浑身酥软才歇下来。

冷雨果然打在窗玻璃上,脆脆地响。石得宝翻身爬起来,打开电视机收看晚间新闻后面的天气预报。等了几十分钟,天气预报不仅说这一带没有雪而且连雨也没有。他关了电视机生气地对妻子说,城里的人只关心大环境,不管小气候。他钻进被窝,妻子抱着他,刚将他身子偎热,他突然推开妻子披着衣服再次下床。妻子问他去哪儿,他说到父亲房里去看看。

刚好这时那边屋里传来一串咳嗽声。

石望山正坐在床上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看《封神演义》,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地小声叨唠着。石得宝上前叫了一声,石望山手里一哆嗦,《封神演义》差一点掉下来。

“我正看着紧张处哩,你把我吓着了。”石望山说。

“见你咳嗽就想过来看看。”石得宝说。

“没事,天冷了总有点儿。”石望山说。

“这种天气,会不会落雪?”石得宝说。

“这时候怎么会落雪,还早哩!”石望山说

“会不会提前呢,不是说有一年十一月份就下了雪吗?”石得宝说。

“那一年世道大变。今年不会,最早也提前不到十二月半。”石望山说。

石望山拿起《封神演义》,刚送到鼻子底下,又放下来。

“这一阵你好像特别关心落雪,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哪儿一落雪你就吃惊,是不是等着落雪,想做点什么。雪能做什么,只是化成水烧开了泡茶,好喝还润肺止咳。”石望山说。

石得宝掩饰地说自己就是想弄点雪水泡茶给石望山治治咳嗽,石望山看了看他没有做声。

早上起来,石望山一个人在雨里收拾着稻场。石得宝见雨不大,便光着头走下门前的石阶,不料一阵雨滴钻入他的后颈,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石望山在一旁说,这场雨一过,冬天就真正来了。

过了一阵子,石得宝抽出一天时间,爬到木梓树上用一把长竿作柄的柯刀,收获树上的木梓籽粒。木梓籽粒都结在当年的新枝上,新枝被薄薄的初霜打过几场,变得特别脆。柯刀刀口朝天,刀背与刀柄间形成一个钩。石得宝用这个钩钩住那新枝,一拧长竿,新枝发出一声脆响,齐崭崭地断了,然后带着一束

束的木梓籽粒掉到地上。木梓籽粒雪白如玉，妻子在树下捡起它，用手一搓、一捋，玉豆一样的籽粒就在箩筐簸箕之中铺上一层。木梓籽粒在树上更像雪。冬天的初雪，少有能积下来的，总是沾在地上不一会儿就化成一摊水，等到雪停时，便只有到树枝树叶上去找它们。雪在那些地方蜷缩成一团，大如拳头、小如豆粒，如果是在木梓树上，无疑就成了收获之前的景色。在树上干活从来都是男人们最喜欢的，它能记起和感觉到自己遥远的童年，特别是当树上有一只鸟窝，男人们手中的柯刀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往鸟窝底下伸，当然，没待碰着，他们就停止了，并在怔了片刻后，顺手折下一枝结满籽粒的新枝。女人在树下总不能理解这点，她们一到这里便在树下细声细气地指着树的一边说，这儿还有不少没有收获哩！石得宝在树上一想到雪就没有了往年的那种怀想中的小小冲动。已经有两个在树下路过的男人提醒他树上有三只鸟窝，石得宝手中那高高在上的柯刀仍是一点干坏事打野食的欲念也没有。

像雪一样的木梓籽粒越来越少，黄昏之前，石得宝终于使它们荡然无存。他顺着树干放下柯刀，自己坐在一条干枝上出了一会儿神。石望山一见，就叫他快下来，说天黑了，人脚不沾地久了，会被邪气所乘。

他从树上下来后，脚下果然有些不舒服。他不顾这些，只想着一个问题，将一对目光盯着石望山。

“我们这儿有过不落雪的冬天吗？”石得宝问。

“有，但那样的年份可不好。”石望山说。

“你是说收成吧？”石得宝问。

“嗯。”石望山哼了一声。

“如果只影响收成，今年不落雪才对，才算苍天有眼。”石得宝说。

“有时候，民心比收成更重要啊！”石得宝又说。

“你不说我也晓得，你是有很重的心事，你该同别的村干部一起商量一下，有难大家承当，出了问题，也不至于一个人背黑锅。”石望山劝了一阵。

天黑之后，石得宝一个人出门往金玲家方向走去。翻过两座山嘴，就看见金玲家的窗户大放光明。他以为她又在家里打麻将，推开门却见金玲同一个男青年相拥着站在堂屋中间。他不高兴地说她这么大胆，自己会不放心让她掌管村里的财经大权。金玲笑着解释说自己在学跳舞，接着，她将丈夫从里屋唤出来，弄得石得宝有些不好意思，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发票叫金玲报销了。金玲拿出算盘，等那男青年走了，才将发票摊在桌上算起来。一共是五十多块钱，主要是开会坐三马儿的票，还有就是那天村长们在一起吃饭的那张发票。金玲将现金如数给了石得宝后，才说得天副村长对他将在外面吃饭的发票，拿到村里报销嘀咕了好几次。石得宝不满地骂得天是个狗鸡巴，说话像放屁，村长开

会在外面吃饭还不是因为工作。石得宝将钱装好后,又吩咐金玲通知几个村干部来他家开个短会。金玲晓得石得宝是想搓几圈麻将,连忙叫丈夫出去叫人。

屋里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玲打开录音机请石得宝跳舞。金玲脱了呢子大衣让石得宝将自己搂在怀里。石得宝前年也是这样让金玲教过一次,那次人多,两人单独在一起又挨得这么近,无论是否跳舞都是第一次。石得宝摸着金玲的腰的那只手有些发抖,金玲感觉到了,笑着说,她都不紧张,石得宝紧张什么。石得宝一笑倒放松了。过了一会儿,他将手从金玲的腰部挪到屁股上摸了几下。金玲要他别这样,他鄙视地说,外面都在传说他们之间有不正当关系,他要是连摸都没摸一下那不是太吃亏了。金玲哧哧地笑起来,并往他怀里贴紧了一些。石得宝干脆将她抱在怀里。金玲也不挣扎,直到石得宝累了手臂略松时,才抬起头来说,可以了,以后别人再怎么说不都会觉得吃亏的。石得宝不自觉地放开了她。金玲刚一转身又回过头来,用手摸了一下石得宝胡须巴茬的下巴。

金玲拿了一些瓜子到厨房里去炒。

石得宝独自坐在沙发上,不时摸一下自己那被金玲摸过的下巴,他有几天没刮胡须了,胡须很扎手。他有些明白金玲那个动作的意思,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她才刚满二十岁。石得宝用手掌在自己的头上打了几下,然后随手拿起一本残缺不全的书乱翻一通。后来他发现这本书竟是《毛泽东选集》。他正要批评金玲,刚好她丈夫回来了。石得宝说了他几句,他说你们什么不可以撕,为什么偏偏要撕这一本。金玲的丈夫说别的书都有用他们没舍得。石得宝警告他,这种事若放在二十年前,弄不好会杀头的。金玲的丈夫摸摸脖子说他幸亏那时没出生。金玲和她丈夫都只有二十岁,中秋节才结婚。

村干部陆续来了。金玲将瓜子端上来时,得天副村长第一个伸手抓了一大把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石得宝皱皱眉头宣布开会。石得宝也没想好会议的主旨,采冬茶的事说与不说,他一直没有拿定主意,说了怕传出去先乱了阵脚,不说又怕到时候问题出来了,会像父亲说的那样一个人背黑锅。石得宝让大家分头汇报一下今年各人分管的几项工作。大家说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新内容。只有得天副村长提出村里的砖瓦厂今年产值和利润怎么报,是不是按惯例多报产值少报利润。大家正说按惯例时,石得宝却说今年利润要如实上报,但在分红时想办法多给一些群众。他这么一说,大家一下子都记起来,他们这一届村委会明年年初就到期了,该换届了。

石得宝见大家实在无话可说了,他在宣布散会之前,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大家明天上午在南坡金玲家的那片茶地边集中,挨家挨户地检查一下村里的茶树越冬情况。得天副村长嘟哝一句,说这可是改革以来的新生事物,茶树越